修改建议：

1. 标题。请多拟几个标题供选择。如：100年前清朝“驴友”的旅行攻略；  
   要求是：标题与内容一致，标题颇有新意。
2. 文章长度偏长，目标缩减到3000字以内。如果很困难，可以考虑分拆为2篇独立文章。先努力缩减吧。
3. 文章是以古人的角度来讲，用现代人的语言，但一定要留意：不要有现代人的想法！！！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关键点。请通篇留意。
4. 应假设说话的对象，是一个人，而不是“大家”。说话的口气，以在抱怨中陈述为主。尽量每句话都带有讲述者的感情和喜恶。这也是文章出彩的关键。
5. 通篇应以口语，说话的方式讲述。有部分地方，偏书面语风格。请通篇留意。
6. 削减文字的主要办法：减少非干货的内容。如：1、过渡性话语，没有实质内容的；2、与旅行主题关系不紧密的内容；3、与旅行有关，但读者可能不感兴趣的内容。
7. 尽量糅合时代背景。1899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结束、德国占领胶州湾；尤其维新变法刚刚失败，义和团兴起，革命党人蠢蠢欲动。人们对满清、日本、欧美的看法等，如何在旅行的点滴中体现。文章中，偶尔不经意地透露出几点时代特征，就会很好。
8. 不要生硬地，讲完行讲吃。以行程为主线，分别引出话题。比如：坐车坐船到天津，引出出行工具的话题；到上海吃大餐，引出吃的话题；到常州祭祖，引出风俗话题；到杭州看庙，引出看风景的话题
9. 另外请准备一些相关的图片
10. 以上建议较多，有说的不对的地方，请谅解。你修改一遍后，下一稿可以一起再斟酌细节。谢谢。

**一个资深老“驴友”的良心自白**

我叫恽毓鼎，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公务员，长年从事文书档案工作。听说，在100多年后的21世纪出现了一个叫“驴友”的词，也叫“背包客”，指自助旅行的爱好者。我觉得这个词真的挺形象的。因为看着他们背着大包小包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，还真有点像拖着行李的驴呢。

当然，这只是开个玩笑。“驴友”其实是指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安排出行，展开充分的旅行体验。在你们看来，“驴友”应该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新潮人群吧？如果你们这样想的话，恕我直言，那你们真是有点少见多怪，“图样、图森破”啦！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，你想不当“驴友”都不行。你想想看，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旅行社嘛。只要出门，都得自己买车票、找旅店、定行程，这可是百分百不掺假的纯粹自助游哦。而且，我们那时候交通不发达，出一趟门短则个把月，长则几年，你说这一路上的体验能不够充分吗？

我一说这话，您是不是觉得听出一肚子怨气？要说怨气，当然不能说没有。因为和你们这个时代相比，我们那时候出门可真是个苦差事。要不怎么有句老话叫“在家千日好、出门一时难”呢？但是呢，时间久了，我还是能从旅行中感受到快乐。而且，咱好歹也是个文字工作者。平时遇到点有趣的大事小情，也喜欢随手记下来，留着以后看看。要是在你们这时代，咱也绝对是个微信朋友圈的“达人”什么的。当然，这里面也包括许多旅行中的见闻和感受。今天我要和大家介绍的，就是我37岁那年的一次旅行经历。就算是一个资深老“驴友”与各位小“驴友”的一次分享吧。

这次旅行发生在1899年，旅行的地点主要在上海、常州等地。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呢？这就要多扯两句了。我出生在北京大兴。但是我祖父是江苏常州人，所以我的祖籍也就是常州。他考上进士后就走南闯北，在各地当官。1859年，他已经做到了类似于今天江西省长的位置，也算是高级干部了。但多年的劳累已经让他的身体很不好了，结果在第二年就病逝了。在他去世两年后我才出生。虽然与他素未谋面，但是他留下的影响在家庭中却无处不在，也让我对他年轻时生活过的故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再加上老家那里还有很多亲戚故友，也需要抽空去走动走动。恰好在1899年的秋天，手头也没什么事，也有一段比较长的空闲时间，所以就决定回老家看看。

这次出门，我是先到上海，然后再从上海回常州。或许你要问了，干嘛不直接从北京回常州去啊？其实这也不难理解。既然好不容易去一次南方，那不如索性多跑几个地方。那时候的上海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新潮城市，听说什么好吃、好玩的东西都有。一定得去见识见识，开开洋荤。在一般人看来，我们这种一直在首都当干部的，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没见过？难道还非得跑到外地去开这洋荤啊？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那时的北京，还是封建王朝的首都，传统守旧气氛很浓。在其他地方能够流行开的新鲜玩意，到了北京大家就未必能很快接受。所以这里更多的是严肃的政治气氛，生活的情趣其实没多少。大家平时都憋坏了，都盼着能有机会顺便出去走走。就是那当朝的皇帝或者太后，平时也不爱多待在宫里。一到天气特别冷或者特别热的时候，都喜欢往那有山有水的圆明园和颐和园跑。

同时，因为已经有很久没出过门了，所以感觉这一路上遇到的趣事儿也不少，我也就把它们分门别类地记了下来。

**1、新式交通“亚克西”**

1899年9月6日上午11点，我从北京坐上火车，开始了这次旅程。下午3点，到了天津老龙头车站，然后去塘沽港。第二天上午10点上了轮船，但轮船因故拖延到9号才开，10号白天到了烟台。11号再从烟台上船，13号到了上海。算上轮船拖延以及在烟台等待的时间，从北京到上海一共花了7天。当然，你们现在的“驴友”肯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这多麻烦啊！从北京去上海，登上高铁或者飞机，几个小时就到了。如果遇到淡季，甚至都不用提前买票，可以来一次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。但是，我已经很满意啦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得看和谁比啊！在我们那个时候，火车和轮船都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，利用它们出行，效率不知比以前高到哪里去了！因为当时国内通车的铁路还不多，所以从北京去南边。一般都是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，天津再坐海轮到上海。这是最快的走法！几年后，我儿子恽宝惠从北京去福建汀州时，就是学的我：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，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，再从上海乘江轮进入江西，并沿赣江继续走，一直到汀州。

但如果火车与轮船缺了一样，时间就慢得多啦。1897年之前，北京到天津之间也没有铁路。如果走路得2天，骑马也得1天。但我坐着火车，4个钟头就到啦！ 再比如1882年，我从武汉到北京去。从武汉坐船到上海，上海坐船到天津，再从天津走到北京。一共花了8天。而北京到天津之间就走了2天。1903年，我又从北京去河南开封出差。下午1点30从北京登上火车，当晚就到了河北保定。休息一晚后，前面没有火车可以坐了，就只有走路了，居然花了15天从保定走到开封。而整个旅程加起来一共才花了16天

要是火车、轮船都没有呢？那就等着受罪吧。1858年，后来曾经给皇帝当过老师的翁同龢翁师傅从北京去西安出差，全程都靠“11路”。一共花了26天。这么一比较，你说我能不觉得满意吗？而且火车和轮船的舒适度也不是以前可以比的。以前出门坐车或者骑马，一路那个颠簸啊！那就不用提了！五脏六腑翻江倒海，吃点什么都得给你晃荡出来，甚至连胆汁都未必存得住。但这次出门，新的交通工具真是平稳极了。即使是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坐船，也稳得和在平地上站着一样。吃嘛嘛香，倒头就谁！这舒畅的感觉，根本停不下来！

**2、西餐厅里好惬意**

说完了行，那还得再说说吃，谁让咱泱泱中华是个吃货横行的国度呢！我之前说过，这次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开洋荤。吃的方面怎么开洋荤呢？当然就是吃西餐啦！当然，我也知道，许多国人刚接触西餐时，不熟悉人家的规矩，结果把开洋荤变成了出洋相。最常见的就是分不清哪只手拿刀哪只手拿叉。就是有的大官也不例外。比如，据说李鸿章李中堂在英国时，把吃完水果后洗手用的水，当白开水给喝掉了。听说林则徐大人更搞笑。第一次吃西餐时，看到冰淇淋，不认识。看它冒着烟，以为肯定烫得不得了，在那用嘴吹啊吹啊，半天都不敢吃。不过，这些段子也有点“黑”得过分了。其实我们那时候许多人对西餐已经十分熟悉。至少北京的很多官员请客都得吃西餐，喝酒都得是白兰地或者啤酒。当然，到了上海就更是这样了。我在上海就“搓”了好几顿西餐呢。9月13号一到上海就先吃了一顿，接下来两天又各吃一顿，11月2号外出喝完茶后再吃一顿。去的也都是像一家春、万家春、一品香之类在当时很有名的馆子。单是从这吃的频率来看，我当时其实也不太把吃西餐当成特别神秘的事了。其他一些人也差不多。比如著名的传媒人王韬就经常在万家春西餐馆存一笔钱，然后时不时地请朋友来大吃一顿。不过，吃西餐时的那份环境和情调还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呀！

下面再给你们说说吃了些啥。别看我们吃得挺欢畅，但西餐里真正的好菜色，像什么鹅肝、黑松露、菲力牛排啊什么的我们基本没吃过。吃得比较多的是像蘑菇鸡肉卷、葡国鸡、土豆色拉、老式三明治和鸡丝焗这样被中国人改良过的品种。听到这，你可能会想：土鳖就是土鳖，装洋蒜哪能装得长呢！你这话虽然有点粗俗，但话糙理不糙。因为真正纯正的西餐我还真吃不惯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。别说真正的高档西餐了，就是许多年后好多国人吃洋快餐时，许多品种不是也吃了就想吐吗？毕竟不是同一个文化环境里养出来的胃，有点不适应也很正常。而有的洋快餐不是也入乡随俗，卖起盖浇饭、油条、豆浆了么？这是很正常的现象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我们那时的有心人摸索出一些改进的方法，制造出上述那些“土洋结合”的新品种。这也是很正常的嘛。

而且，纯正西餐的价格也确实令人乍舌。而改良后的“土”西餐便亲民许多，当时吃一套也就1块银元（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10-160元人民币）。而且改进后的西餐还别有一番特点。比如，上海人改良后的俄罗斯“罗宋汤”加入了红肠，使得香气更加浓郁、汤汁更加粘稠，令人唇齿留香。由此所形成的“海派西餐”也成了餐饮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。所以，尽管不是很正宗，但只要吃得开心就好！毕竟，做人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嘛！

**3、传统风俗面面观**

虽然坐了外国的大火车、大轮船，吃了西餐大菜，但我毕竟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，自己民族的文化才是我心里最看重的。这次出门，我也接触到一些传统风俗。由于年代的久远和时代的变迁，这些风俗在你们这个时候的人看来可能已经变得非常陌生。

比如，就拿祭祖来说吧。我一回到常州老家，立刻和家族的人按照当时的风俗先到供奉历代祖先的家庙里行礼。所谓家庙，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官员祭祀祖先的宗庙。因为这玩意儿只有当官的家里才能建，所以这规格也不是随便乱建的。面积啊，用的材料的档次啊什么的都得根据你的级别来。而祖先牌位在家庙中的摆放位置，也得根据每位祖先的地位有严格的区别。我们家那家庙里摆了三座神龛，中间、左边和右边分别供奉着三位重要祖先和他们的原配夫人。至于左、中、右具体供奉谁，就要根据他们各人的事迹来确定了。当然，到底是个什么详细的情况，我就不在这和你们啰嗦了。因为这牵扯到好多我们家的家务事，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。毕竟连俗话都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嘛，您说是吧？至于已经亡故的大嫂、弟媳妇等人，就只能供在神龛的旁边，上不得正座。

去完家庙后，还得给祖先扫墓。而扫墓的顺序也是有规矩的，也得根据各位祖先的辈分和地位来确定。而且，过去像我们这种大家族都是专有墓地，好多墓都搁在一起。所以每人的墓具体在哪个位置也有很复杂的讲究，这就是大户人家家风的体现。当然，具体谁的墓摆在哪，也牵扯到好多家务事，也就不和各位啰嗦了。

当然，回家除了祭扫先人，和亲戚朋友吃饭聚聚也是免不了的。说到吃，分两种。一种是商量怎么吃。有一天，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一起来找我商量再办一次“鹿鸣宴”的事。鹿鸣宴是我们那时候宴请新科举人的宴会。有时会在中举六十年后再举行一次这样的宴会。我们那时候的人寿命都很短，活到七十岁就很罕见。所以能够在中举六十年后还能去再赴宴会的都是耄耋老人。这时距离我中举还不到二十年，所以我当然没有资格再去吃鹿鸣宴。但大家还是请我一起来参与商议。可能在他们眼里，我毕竟是从首都来的干部，见识、能力以及手中掌握的资源都不是一般小地方的人所可以相比的吧。

此外，就是自己去吃了。有一天，我在朋友家吃到了熊掌。那熊掌烧得又烂又入味，让人在大快朵颐之余，不得不多写几笔。可能你又要问了：不就是烧得稍微烂一点么？有什么稀奇的？你如果说这话，我也不感到奇怪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就活在各种化学添加剂或者重口味的调料里。吃惯了麻辣烫这样的食品，很多人已经不会欣赏食物的本味了。其实熊掌是非常难烧的。因为它有厚厚的脂肪，骚味非常重，所以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做得好熊掌。如果达不到一定水平，骚味掩不了，其实是很难吃的。熊掌收拾干净后，要先抹上厚厚的一层蜂蜜，在文火上煮一个小时，然后再把蜂蜜洗去。放好作料，一开始就用文火来炖，最好用炭火，炖上三个小时，一定扑鼻香，开锅烂。如果不先用蜜糖来炖，那简直是没有办法下筷子的。熊掌的腴润，不像是猪蹄牛筋，而更像是特厚的极品鱼唇，而且里面的小条肌肉，特别柔软肥嫩可口。熊掌一吃完，侍者会马上送上一个热毛巾擦嘴。因为熊掌的胶质太多，如果不擦嘴，第二道菜上来，嘴就被粘住张不开喽。当然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熊虽然不像你们这个时代这么稀少，也没有被立法保护，但也已经很金贵了。熊掌是满汉全席里必备的大菜。所以，单是能够吃到熊掌就足以让我回味许久了。你说对不对？

**4、人文景观趣味浓**

这次旅行途中还见到许多人文景观。因为我是长期做文书档案工作的，所以对这也很感兴趣，也留下了很多记录。

比如，南方的寺庙特别多。在杭州游览净慈寺时，看到寺外有一口井，把火把放下去一照，发现有一根大木头浮在水面上。庙里的和尚向我吹嘘说：“这座寺庙是济公和尚建的，而井里这根大木头就是当年用剩下的边角料”。如果你要问我信不信，我也就“呵呵”两声拉倒吧。不过，罗汉堂中供奉的五百罗汉，每个人倒是表情丰富，而且各不相同。同时，旁边还挂着清朝几位著名皇帝的画像，也是栩栩如生。反正我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这么生动的作品，真的和活人一样。

而许多与名人有关的遗迹也让我印象深刻。一天，吃完早饭，跑到住处附近的季子庙转转。这位季子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，名季札。他老爸生病快死了，想传位给他；他坚决不肯，于是就传给了他大哥。他大哥在服丧期满后又想传位给他，他依然不接受，还索性跑到山里种田，过起了“农家乐”一样的生活。于是后人被他的崇高品德感动，就建了这座庙来纪念他。但我看到的只是残破的遗迹。当地人都和我说这是被战火毁坏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种说法就是在推卸责任！自从太平天国在1864年被镇压后，南方已经快40年没打过大仗了。而且其他那些供奉了各路神仙的祠堂、庙宇一个个被修缮得金碧辉煌、香火旺盛。而纪念这么一位崇高先贤的季子庙却无人问津，仍由它荒废！这就是一种懒政，本地的官员和头面人物都干什么去了呢？难道真的是因为修庙宇是有利可图，而修季子庙这样的古迹是纯粹的“精神文明建设”，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可捞，所以就没人愿意出来承担一份责任吗？我真的很不明白！算了！说多了都是泪！打住！

啰啰嗦嗦地说了这么多，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其实，讲这么一大堆东西，无非就是为了让大家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下我们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，也算是一次跨时空的对话吧。以后有机会，再和大家接着讲。当然，你如果感兴趣，也可以自己看我的日记。在你们那个时候，它已经整理出版了。名字叫《澄斋日记》，里面那篇《南游记》就是讲的我这次旅行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！

**本文参考资料来自：**

1、《清代毗陵名人小传》，张维骧编著，常州旅沪同乡会，1944年

2、《清人日记研究》，孔祥吉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

3、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，恽毓鼎著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

**作者基本信息**

**姓名：**顾亚欣

**出生年份：**1985年

**身份：**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，博士

**通信地址：**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百祥路128号月亮园小区赏月苑10栋503室

**邮编：**225012

**联系电话：**13773416910

**电子邮箱：**guyaxin1985@163.com